

摆渡船  
儿童文学读本

# 起航

梅子涵 / 主编

◆ 梅子涵  
我又变小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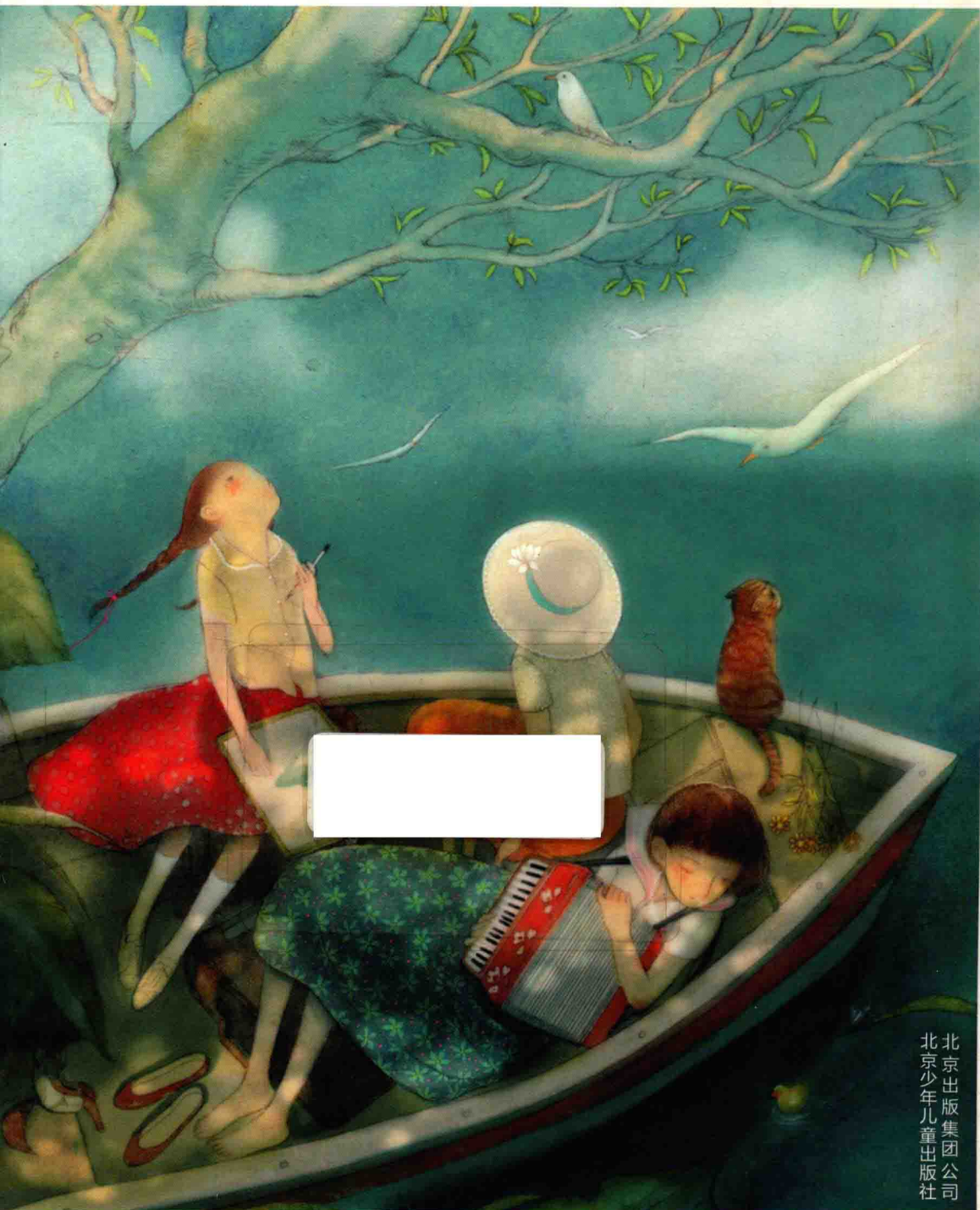
◆ 三三  
看大水

◆ 迈克·莫波格  
幸运的坏男孩

◆ 殷健灵  
鸡飞狗跳事件

◆ 漪然

立春又一年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摆渡船

儿童文学读本

# 起航

梅子涵/主编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起航 / 梅子涵主编. — 北京 :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4

(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)

ISBN 978-7-5301-2735-3

I. ①起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0404号

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

起航

QIHANG

梅子涵/主编

\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 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址: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 
新华书店经销  
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787×1092 16开本 9.5印张 100千字
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1-2735-3

定价: 1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# 起航

我生在上海，那是一个有江的城市，黄浦江浩荡而流，要到对岸去，必须登上摆渡船。

浦西是市区，浦东是乡下，摆渡船一次又一次把我送往对岸，送到另一种风光和气息里，这是我从小到大大致勃勃的记忆，只要想起，就好像生命已经成为诗，诗歌正是我！

而且，我还看见那个驾驶人，他坐在上处，看着江面，看着浩荡流去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不多会儿，摆渡船已经抵达。这短短的时间很平凡，航行得也不招摇，如果站在大轮船上看它，它甚至渺小、摇晃，不过它依旧分外精彩，因为它天天载人，天天抵达，每天很多次，从早到晚。

我为这套儿童文学丛书起个这样的名字，是因为这样的好记忆，因为喜欢这样的运送和抵达，它太平凡，可是精彩。

我们成不了豪华游轮，我们只是一条摆渡船，是接送文学儿童和少年的。

我们想带他们到文学的对岸去。

我们知道他们像泰戈尔诗里的那个小孩，不喜欢只在此岸，不喜欢只在平常生活里，他们是要故事和诗意

的，他们应当迎着浪漫，活着不俗气；他们活着的那个城市和乡镇不俗气，国家不俗气，世界不俗气。文学摆渡船运送的不只是几个文学小孩，我愿意很浪漫地说，我们很小的摆渡船上有我们的国家，有我们的祖国，我们把明天和后天都放在上面，我们的心意，我们的口气，都特别大呢！



儿童时代、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我摆渡的时候，喜欢站在船舷边，看着流水，想着远处的长江和东海。我老要看着那位驾驶者，开船人，心里佩服他。佩服他手里平凡的舵，佩服他让我们精彩到达。我在水上的诗里。

于是，现在，我们也要兴冲冲地起航了。

各就各位，水手们。

起锚，向着对岸！

梅红

小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憧憬自己快点长大。生命中有一道神奇的线，越过之后，我们便不再是孩子了。成长是一件美好的事，但我们总是忍不住回望，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小身影，还会用一生的时间去不断想象，自己又变回了一个小孩。



目录  
CONTENTS

## ■ 变回小孩

---

小脚奶奶 梅子涵/003

我又变小了 梅子涵/011

## ■ 童年味道

---

看大水 三 三/017

幸运的坏男孩（节选）（英）迈克·莫波格/037

## ■ 木马奔腾

---

黄昏时分 张 洁/061

鸡飞狗跳事件 殷健灵/075

何处是我朋友家 王 蓓/088

## ■ 心情小诗

---

立春又一年 漪 然/105

春天是一首诗 谭旭东/108

## ■ 童话果汁

---

一只猫的工夫 冯与蓝/112

灶王爷秀逗记 张菱儿/127





# 变回小孩

BIANHUI XIAOHAI







# 小脚奶奶

文/梅子涵 ●

对奶奶，我没有很多记忆，勉强写了这一点，我好惭愧！

奶奶不爱说话。她长着一双小脚，所以我叫她小脚奶奶。我叫她小脚奶奶是在我两三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奶奶来上海，和我们住在一起。可是奶奶在上海待不习惯，就回黄山老家了。等我再有机会叫她小脚奶奶，已经十三岁了。

我回老家过年，晚上和奶奶睡在一张小床上。我睡在靠门的这头儿，奶奶睡在靠窗的那头儿，我的肩膀挨

着奶奶的小脚，奶奶穿着长筒袜，她的脚暖暖的。我因为和奶奶睡在一个被窝里，所以吹熄了油灯也不怕。吹熄了油灯的屋里是漆黑的，就是像黑的漆一样。我其实还是很怕鬼，但是睡在奶奶的脚边，就觉得鬼不会进来。我没有用被子盖住头，不但头发露在外面，眼睛和鼻子也露在外面，呼吸着漆黑的空气。

奶奶不爱说话，但是她说：“明，你喜欢吃花生糖，就多抓点。”奶奶的声音是从被窝的那头儿传来的，在漆黑里细细弱弱，很像是从木梁上吊下来的一根蜘蛛丝。我答应道：“嗯。”

“明”是我的小名，因为我生下

来的时候，天刚好蒙蒙亮。

奶奶的孙辈很多，我有一个伯伯，一个叔叔，三个姑妈，她一定是怕他们会把花生糖吃光，我没得吃了，所以让我多抓一点。

乡下过年做花生糖、炒米糖、芝麻糖、糯米糖，放在大的洋铁桶里，奶奶的床底下也放了一个。

后来，我就睡着了。后来天就亮了，我醒了。我没有做梦。没有梦见小时候，奶奶来上海时的情景，我对奶奶没有记忆。我也不想念奶奶。我和外祖母亲，外祖母也在上海，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外祖母只有我一个外孙，奶奶有很多，我不记得她，她大概不会生气。

奶奶不爱说话，白天的时候，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见她说话，小脚走路没有声音，坐着吃饭也没有声音，可是晚上，我睡在她脚边时，她对我说话。

“你们住的屋子还在三楼吧，楼梯高，我不敢下楼，三轮车不让进到院子里，停在大门口。”

这大概就是奶奶对我们家的记忆。我们家是在三楼，她小脚，所以肯定害怕走楼梯。院子门口有解放军站岗，三轮车只能停在大门外。外祖母平时带我坐三轮车，也是到大门口下车。外祖母不是小脚，她的脚很大，所以我叫她大脚奶奶。在我们家，外祖母也是叫奶奶的。小脚奶奶，大脚奶奶，这是我的新发明，这样，我叫奶奶的时候，就不会搞错。

奶奶不知道我们已经搬家了。她说的这个家是她以前来的时候的，我七岁的时候就不住在那儿了，因为爸爸犯错误了。那时候很容易犯错误，比如，你说错了一句什么话，就犯错误了。你反对了一个什么不可以反对的人，那么你也犯错误了。犯了错误，也许你就不能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了，甚至可能被抓起来。我爸爸犯了错误，结果他就只好离开了三轮车只能停在院子大门外

的那个房子，我们也只好跟着离开。

“犯错误”是很糟糕的事。我爸爸犯的是什么错误呢？我认为他犯的应该是说错了话的错误，因为从此以后，我只要多说话，妈妈就说：“言多必失。”每当我不停地说话的时候，外祖母就会提醒我：“不许话多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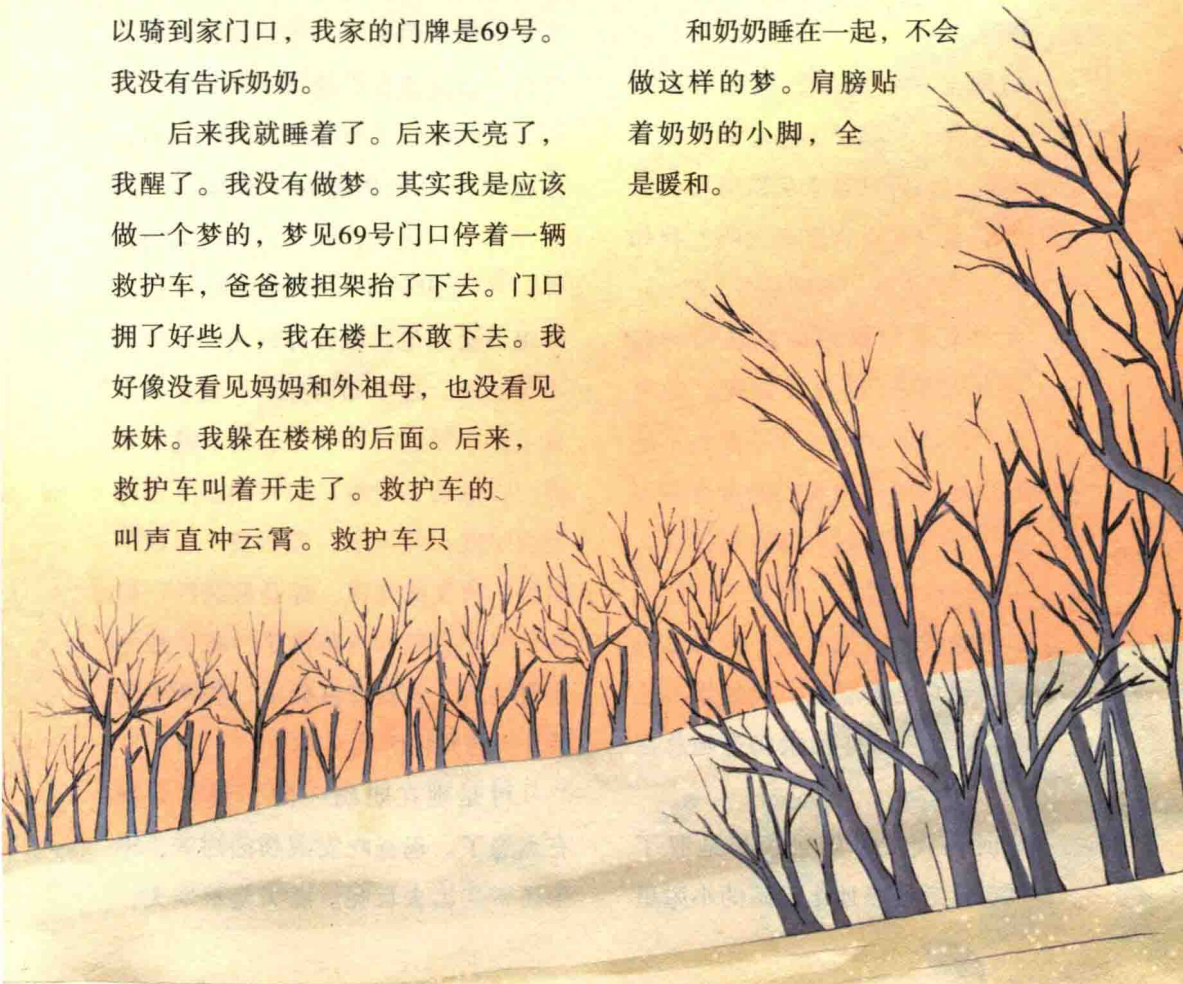
我后来，渐渐地也就不大说话了。

我没有告诉奶奶我们搬家了。现在家的大院外没有人站岗，三轮车可以骑到家门口，我家的门牌是69号。我没有告诉奶奶。

后来我就睡着了。后来天亮了，我醒了。我没有做梦。其实我是应该做一个梦的，梦见69号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，爸爸被担架抬了下去。门口拥了好些人，我在楼上不敢下去。我好像没看见妈妈和外祖母，也没看见妹妹。我躲在楼梯的后面。后来，救护车叫着开走了。救护车的叫声直冲云霄。救护车只

要在你家的门口停过一次，直冲云霄叫过一次，你就应当永远不会忘记。何况，是救你的爸爸！奶奶还问三轮车让进吗？哈，连救护车都开到门口了！爸爸不坚强，犯了错误还吃安眠药，罪加一等。他吃了安眠药让救护车开来了，把我吓得要死。不过救护车如果不开来，那么我现在也就说不出它叫的声音直冲云霄。不过，受苦的是爸爸。

和奶奶睡在一起，不会做这样的梦。肩膀贴着奶奶的小脚，全是暖和。



那年的冬天，老家的山里下着很大的雪，站在门口看出去，以为这世界全被雪盖住了呢。很远的上海也盖住了。爸爸那儿也盖住了。其实我少年的时候是被它盖得很久了，只是没有放在心上。寒冷的大雪是不可以太放在热乎乎的心里的。雪很大很大，漫山遍野，你全放在心里怎么办？那么你就会变得很冷了。一个人是不能很冷的，很冷就等于死了。而我一直热气腾腾。

奶奶坐在堂屋里，她在烤火。她手里抱着个火篓子，看着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奶奶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呢！她难道也知道言多必失吗？我如果话很多，她会说“不许话多”吗？

我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一起玩，但是奶奶好像只看着我。她有十年没看见过我了，她会不会也不想我呢？很奇怪的，我和奶奶分开得那么远，我不想她，她可能也不想我，她在山里一天天过着，我在上海慢慢长大，可是我到了她身边，她却总看着我，我也总会看看她。我如果不是总看看她，那么我怎么会知道她总在看我。

这时，我听见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地走到她的小屋里

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奶奶问我：“你想爸爸吗？”

“想。”

奶奶不知道我们搬家了，但是奶奶知道爸爸不在家里。

我是从不敢说想爸爸的。我其实也的确不是很想爸爸。爸爸犯错误，又吃安眠药，我就真的不应该想他了。他被救护车救走以后就没有再回来。后来他就去了一个地方，在那儿劳动，改正错误，改正反动思想，反正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坏人。那时，你很难从心里去想念一个坏人。坏人，坏人，坏人，你一直这么认为，你就不会想他了。他是你的爸爸，你也不会想他。她是你的妈妈，你也不会想她。这叫划清界限。就像在课桌上画一条线一样，很容易，这边是男生，那边是女生。我在课桌上用粉笔画过线，经常画，表明我不喜欢小姑娘，其实我知道，那是假装的；但是，我在心里和爸爸画了一条，那不是假装的。我戴着红领巾，我听党的话，不会假装！

可是现在奶奶一问，我又好像有点想了。爸爸吃安眠药的那天，中午还带我出去玩呢。那天是星期天，

天上有一团团的白云，可是太阳很耀眼。我每次跟着爸爸出去玩，爸爸都牵住我的手，这好像是一个不会变化的姿势。爸爸牵住我的手穿过大花园，出了大院的门，坐上了22路无轨电车。我们在东海电影院看了电影，爸爸带我去了一个叫“大中国”的饭店，那天中午，好像只有我和爸爸在那个饭店里吃饭，爸爸喝了高粱酒。爸爸吃饭都要喝一些高粱酒，爸爸吃饭的样子好看极了，是真正的既懂味道，又斯文。可是第二天，救护车就开到门口了。

是爸爸自己让我和他画了一根界线。

后来，爸爸就再没有机会牵我的小手。我的小手也没有机会被爸爸牵着。我们再见面，是过了二十年。

奶奶说：“你爸爸可怜哦。”

奶奶的声音好微弱，还是像一根蜘蛛丝。

我说不出口。我也不大懂事。我还不能做到既画了一根界线又觉得可怜。那时，像我这样的傻瓜、白痴、十三点……有很多很多；那时，我们都不能算真正的人的，我们懂什么啊？我们懂个屁！

后来，我又睡着了。后来，天亮

了，我醒了。

最后一晚睡在奶奶的脚边，心里没在意这是最后一晚。明天就回上海了，也没有想，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和奶奶睡在一起。小孩子总是不会想得很多的，哪怕是最后一晚，小孩子也会很快就睡着。

不过，我还没有睡着的时候，奶奶问：“你大脚奶奶身体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大脚奶奶好像浑身是劲，浑身是希望，她不累的，看



不见垂头丧气，说话也不像蜘蛛丝，而是像一根绳子，你一抓住那绳子，就不会摔跤了，更不会掉进河里。我长大以后想，爸爸怎么就没抓住大脚奶奶这根绳子呢？否则，他不是就不会掉进河里去了吗？爸爸离开上海，被送往别处去的时候，大脚奶奶和妈妈去送。妈妈哭着，不说话，大脚奶奶说：“儿子，你好好的，妈妈等你！”

大脚奶奶叫爸爸——儿子，大脚奶奶没有儿子，只有妈妈一个女儿。

爸爸说：“你放心，妈妈！”

爸爸直到离开上海前才拉住了大脚奶奶结实的绳子。

小脚奶奶说：“明，等你下一次来，奶奶已经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奶奶，你不会死。”我说着，用手抱住了奶奶的小脚。奶奶的小脚暖呼呼的，有棉袜子的味道。奶奶不会死的，我的头在奶奶的脚边。

后来，我睡着了。后来，天亮了，我醒了。

叔叔和大姑父送我去芜湖。从芜湖我独自乘江轮回上海。这是两个把我当儿子的男人。我来的时候，他们在芜湖码头接我，回去，他们又送我。从老家到芜湖，有二百多里的山

路，汽车沿山路蹒跚而行，冰天雪地，要开一天。

奶奶站在客堂的门口送我。以前爸爸外出上学，爸爸去上海，奶奶也许也是这样送的。她捧着火篓子，看着我，不说话。

我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走了。”

可是奶奶突然说话了：“明，抓点花生糖，路上吃，路上冷。”

奶奶住的老屋在半山上，我跟着叔叔和大姑父下了山。他们挑着行李，里面装了很多吃的东西让我带到上海，带给妈妈，带给大脚奶奶和妹妹。我回头看奶奶，可是只看见别的人，看不见奶奶。奶奶也许被挡住了，也许已经回到她的小屋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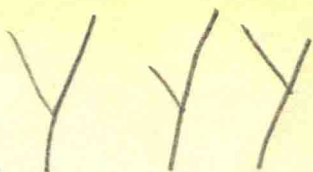
我刚才没有抱一抱奶奶。我也只对她说我走了，没有说再见。

地上的雪很深很深。不过天上没有再下。雪地上只有我们三个男人的脚步声。两个像父亲的男人，一个儿子。

很多年后，我回到老家。我和爸爸走在一起。走到那个回头看奶奶，却没有看见奶奶的地方，爸爸猛然指指路边的山脚说：“你奶奶的墓。”

我一看，奶奶的墓怎么会放在路边上？很小，如果不指给你看，根本





不会注意。

山上老屋旁边的栗子树林里有爷爷的墓，爷爷墓碑上有奶奶的名字，可是奶奶后来没有葬在里面。奶奶是不是也想和爷爷画一条线呢？因为爷爷是地主。爷爷这个地主很大呢。奶奶一个人住在了路边。

我站在奶奶的墓前。我没有对奶奶说，我很想她。我对爸爸说，我十三岁来的时候，奶奶很想他。奶奶还叹气。奶奶让我多抓些花生糖。奶奶说三楼太高了，她不敢下楼梯。奶奶说，我再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死了。

我说这些的时候，爸爸流泪了。我希望我说的这些，奶奶全听得见，如果听见了，那么她就知道了，明很想她。十三岁以后，我一直很想奶奶。

可是十三岁以后我却没来过。奶奶说得对，我再来时，她已经死了。她知道我不再有机会去看她，她不再抱希望。

爸爸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要陪陪奶奶。”

我在路边坐下，爸爸也坐下。爸爸抽起了烟，我在想着奶奶的小脚，暖呼呼的。而这时是春天。■

2010年12月30日写于法国巴黎

15区圣·查尔斯73号

